

荆棘城堡的尖顶刺破血色晚霞时，奥兰多的铁靴已经陷在沼泽里三个小时。这个独臂骑士望着城墙上爬满的猩红蔷薇，那些花朵像凝固的血珠，在风中发出细碎的呜咽。

"第一百位挑战者。"城门口的老乌鸦歪着头说，它的喙上沾着金屑，"上一个王子变成渡鸦，再上个公爵成了石像，您确定要进去？"

奥兰多折断一根蔷薇，花汁在他掌心蜿蜒成蛇形疤痕。城门轰然开启的瞬间，他听见银铃般的笑声从塔顶坠落，混着冰棱碎裂的脆响。

城堡内部是镜子的迷宫。成千上万块碎镜里，奥兰多看见自己残缺的左臂幻化成章鱼触须、枯树枝、水晶权杖。当他用剑柄击碎第七面魔镜时，塔顶传来嗔怒的轻呼："野蛮人！那面威尼斯水银镜值二十个庄园！"

铁荆棘在第二道拱门前疯长，奥兰多摘下胸前的玫瑰勋章。当铁刺扎入他右臂时，荆棘突然开出血色玫瑰，缠绕成通往云梯的花桥。冰封的护城河底沉着珠宝镶嵌的骸骨，他在冰面刻下母亲教的渔歌，河水便托起翡翠阶梯。最后的火焰回廊里，他想起出征前烧毁的婚约书，火舌温顺地舔舐他的披风，织出金线图腾。



塔顶房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痕，中央水晶棺里躺着穿月白长裙的少女。她的金发像被晚霞点燃的瀑布，睫毛挂着霜花，手中握着的银镜布满蛛网状裂痕。

"请快些，"棺材边缘的沙漏即将流尽，"在最后粒金沙坠落前..."公主的唇色比蔷薇更艳，奥兰多却注意到她耳垂的月牙胎记——和童年救

过的落水少女一模一样。

当他的唇即将触碰那朵冰蔷薇时，棺材里的银镜突然映出诡异画面：穿黑袍的少女将真

正的公主封入镜中，自己躺进水晶棺。无数镜面同时炸裂，奥兰多猛地后仰，剑尖挑起公主颈间的银链——吊坠里封着片枯萎的三色堇花瓣。

"你发现了。"本该沉睡的公主睁开翡翠色眼睛，棺椁化作镜粉飘散，"百年间九十九人只顾亲吻冰唇，只有你看见真相。"她指尖拂过奥兰多空荡的左袖，断臂处绽放出星芒，"不是诅咒选择勇者，而是勇者唤醒诅咒。"

城堡开始崩塌时，奥兰多在漫天镜片中看见两个重叠的影子：黑袍少女将三色堇放在盲眼乞丐掌心，乞丐的绷带散开，露出与自己相同的灰蓝色眼睛。当最后一块镜片落地，怀中的公主变成了当年被他从冰湖捞起的落难少女，而她手中的银镜完好如初，映出两个相互依偎的完整灵魂。